

畿輔通志卷一百七十三

略一百二十八 古蹟二十陵墓九 北三廳 大名 宣化 口

大名府

大名縣

漢司隸校尉蓋寬饒墓元和志在魏縣東南八里明統志八

被水衝沒大清一統志

謹案魏縣舊志云在縣東南十六里李家口村北則應在

今舊魏縣東南

唐工部尚書羅口墓在縣西北十八里舊志作宏信按唐書

宏信卒於光化元年公乘億神道碑云公卒於乾符三年官

階事蹟與宏信無涉舊志疑誤縣志 公乘億神道碑云公大魏人也公會王父諱郟皇

平州刺史工部尚書王父諱秀魏博節度押衙左山河都知兵馬使兼御史大夫烈考諱珍魏博節度押衙親事廂虞候

公少立奇節，倜儻不羣。交結時豪，輕死重義。雖雞鳴狗盜，靡聞於交遊。馬圍牛醫，不忘於禮敬。自此鄉閭畏愛，遐邇來投。伏自河中令時，以公正直置於肘腋。洎韓太尉日，以公謹願委之心腹。處上不驕，臨下不暴。凡平日交契，未嘗暫忘。有郇氏分財之仁，有汜毓字孤之義。屢移星瑄，一致如期。嗚呼！乾符三年六月十一日，遘疾薨於寬仁坊之私第。享齡六十九。遂使白日藏耀，重雲結陰。里巷停春，行路增嘆。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遷宅兆於貴鄉縣迎濟鄉蔡林里也。蒙恩賜工部尚書。

五代唐劉太妃墓 五代史家人傳同光三年五月太妃薨葬

魏縣

五代晉劉太后墓 五代史晉出帝本紀天福七年八月葬皇

祖母於魏縣

以上俱府志

五代周劍甲墓在縣南八里後周太祖遺詔葬劍甲於此

大清一統志

宋贈駕部員外郎石知謙墓在縣北十八里

府志 石崇本墓碑 公生五代

天成中幼孤奉母以孝聞鄉閭事母之疾不解衣以就安未嘗有笑容經三年喪衣不鮮白雖疾病酒肉不入其口與人交敦信明義寡言慎重以子道簡起家進上陞省署爲郎官累贈至駕部員外郎太平興國二年卒葬於府城南太趙里時大中祥符八年十月八日也

元王執謙墓在縣境

虞集撰墓表皇慶癸丑二月甲子王君伯益卒於京師客舍治書侍御史趙敬

父翰林直學士元復初同知彰慶使柳唐佐皆出錢合所與相知者之賻授其妻之兄冀州知事莫正己使治其喪五日始克斂而殯於城南僧寺其友楊載杜本訪其平生所爲詩文傳之又爲作畫像贊及著哀詩哭之舉其孤迪補國子生踰月其弟自大名走京師謀歸其柩將以某年月日葬之某地其先塋也載本又囑集宜爲文表其墓令後人知爲吾伯益所藏云伯益名執謙大名人生數歲入鄉校旬月中已能習盡羣兒所讀書問難其師其師爲絕席引寘坐側羣兒無敢與並因勸其父某送詣郡學未數月又絀其同舍生如鄉校及長其父資之游京師時中書平章卜灰木翰林承旨唐公有重名當世以人材爲已任一見伯益皆曰奇才也不敢以進用常秩浼伯益將言於上擇館閣優重地薦之久之不得如二公志尙方符寶典書滿三年當得四品官卽以伯益爲符寶典書三年竟不得四品官二公相繼去世無爲伯益言者柳唐佐爲言於張子有平章平章事隆福官最貴近而雅好文士禮伯益爲上客留署其府爲徽政院照磨調真定

錄事陵州判官改將作院照磨伯益皆漢如也徒日與彰德
田衍師孟河間李京景山濟南張養浩希孟飲酒賦詩爲神
交時人望見之皆以爲古僊異人冀一得遇侍爲幸聞承旨
時在翰林謂人曰吾聞伯益宜供奉翰林苟有意幸得見之
伯益不屑也後十餘年始爲翰林應奉文字承務郎同知制
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然伯益竟止是官年方四十八歲截伯
益身長不過數尺不喜騎馬遇好友及提杖出門竟日去不
返顧語妻子以爲常始來京師用橐中金不知記數及資盡
益困至終身亦不以介意於書無不讀於人物治道政術甚
明白而未始以辯博自雄遇人無賢不肖皆驩然無間而胸
中了不可混長年京城居而所爲詩簡澹蕭遠如在山林不
與人接者常謂人曰吾知吳楚多瑰偉奇絕者當委身往遊
乃稱吾意耳楊載曰然誠廣伯益以山水之勝視陳子昂李
太白未知何如蓋伯益之詩旨意不迫於事物而律法深遠
合古作故識者以載爲知言伯益嘗學修金丹求神僊又嘗
深坐默究爲禪定雖莫竟其所至然灼不爲外境移奪無疑
矣杜本曰伯益人品極高去世人已遠當得大徹豈不偉歟
惜乎年不待之也未卒前一夕猶與客飲酒人家暮歸坐閱
案上書夜且半妻孥頗察其有異召醫未至伯益忽拊几仰
卧不復言禁鐘不盡一聲趨喚楊載杜本來而目瞑嗚呼若
伯益者豈非古之所謂超邁不羣者耶方伯益在斂集往哭
之見唐佐語莫知事曰莫夫人何以爲生幼女若爲得所歸
弱子若爲得所長感慨出涕被面毅然以爲己事一坐皆歛
獻不能仰視是以莫知事棺槨極堅緻理其家尤備此皆有

古道非常人所可及嗟夫觀伯益之得於人如此則伯益之所存可信已嗚呼是爲表

元朝列大夫張積墓在舊魏縣西南三十里

元大明路達魯花赤昔里益立山墓按元史作昔里鈐部唐

兀人卒年六十五贈太師諡貞獻舊志明參政李觀益十七

世孫葬益墓南

以上俱府志 元王惲大元故大名路宣差李公神道碑銘并序大元以神武戡定區夏

長策遠馭控制撫御之方甚悉故治無大小例建官臨護猶古監郡然而權威眎前代爲有加維魏府盤城千里爲戶幾十萬其襟帶之雄節鎮之重自昔號建國至署監總者必勳閥世胄練達時體通習漢事忠貞而有材望者膺選在桓撥甫夷之後官府草創之初布宣皇靈統攝羣屬具民瞻而勝保釐之任者鈐部李公其人也公諱益立山其先係沙陁貴種唐亡子孫散落陝隴間遠祖曰仲者與其伯避地遁五臺山谷復以世故徙九泉郡之沙州遂爲湖西人顯祖府君厯夏國中省官兼判樞密院事皇考府君用級爵受肅州鈐部其後因以官稱爲號喪亂譜亡遂逸名諱公昆弟四人獨公少負氣節通儒釋洞曉音律以廕保直官省積勞調沙州鈐部逮國朝運開乾維時公兄由肅州長奉使於我太祖聖武皇帝異其材辯因與館接使察罕深相結納情好旣密約輸欵內附天兵圖肅以射書事覺遇害及丙戌冬師次燉煌公

審天命之攸歸憤兄忠之不果遂拔部曲詣軍門迎降太祖
 以公昔效忠未特加褒命隸國王木塔里帳下從征羌落每
 戰敵王所愾故所向克捷有功丁亥夏師還乘破竹勢命圍
 將忽都帖木兒借公招諭沙州守臣率眾偽降伏發擊走之
 忽都馬踏追兵垂及公下所乘授之得逸去乃麾左右逆戰
 却敵而還王壯其勇召使前勞焉曰當危急際委已以濟人
 汝命固不靳邪對曰彼國之勳舊倘墮姦計有辱君命以新
 附顯被驅策效節死事乃所甘心太祖聞而嘉之仍諭曰卿
 勉宣忠力會當以好爵縻汝明年戊子春從攻沙破之帝怒
 不時下欲屠其城泣請曰彼逆命者渠魁一二人民何與焉
 若悉坑之恐堅未降者心且臣賤屬咸在願賜全宥帝錄其
 功忠許焉闔城賴以生既而命貳業陌赤行其部斷事官公
 不鄙夷其俗故裁遣終日無倦色人服其詳明焉庚寅秋有
 詔檄諸部精兵忠勛之士西征阿思部署公選鋒率轉鬪而
 前斬艾不勝計進圍城聚踰月不即克公一夕伺守陴者怠
 帥猛士潛登其墉殺十餘卒即大呼曰城已陷矣諸軍進隨
 阿思乃潰策功居第一擢干夫長自是勳名焜耀朝廷有意
 大用矣歲甲辰詔選動能佐行臺於燕上以公克諧往焉時
 節制所及二十餘道機務填委日復一日公輔相聽斷動合
 事宜政多便於時者辛亥春朝廷稔公綜練國事復有顛面
 西土之寄以年高辭不拜憲宗皇帝獎其舊臣處內地使之
 命錫金虎符充大名路都達魯花赤復賚白金御驃以寵其
 行魏自兵後官府甫建羣豪諸司錯迭長雄不相下致政令
 不行事多齟齬公知其然無鉅細一以重典從事初則還然

既乃弭耳聽約束惟謹大綱既振於是舉廉能拉姦暴扶良
善惠瘵寡凡政之不便民所欲而未得者率立行而更張之
至於外而營幕連野內則使者旁午咸畏公方剛莫敢侵分
少有牟於民一日釋菜廟學顧禮殿黯圮公喟然歎曰澤宮
風化所繫今若爾何以興善心於民乎卽完治一新其亭傳
長府皆以次修舉衡漳歲霖潦泛溢爲民害甚侈公請於朝
跨河隄隄仍植槐柳萬本苞固峻址捍禦崩啣且充歲時材
爨之用迄今公私賴焉相有劇賊張黨結百餘輩在所爲梗
官不能鈐潛入境行劫公廉知窮其根株窟穴撓捕無遺自
是相魏之郊民安田里暮夜絕桴鳴之警矣已未春今皇帝
南伐駐蹕濮苑起公從征旣而知公恙命尙醫診視眷顧殊
渥其年秋七月竟疾薨於位春秋六十有九公資嚴明不妄
言笑清峭有機警以忠順上結主知致出參大政名聲揚於
時利澤施於世平居循循爲善若不足惟恐一物之傷及束
涇吏曹糾繩姦謬不絲髮少貸虎符麟節長魏師者九年號
令明肅豪右屏息四境樂業鄰藩悚其威望初公行春近郊
見盛扶果芳者公責之曰此天地秀實以養人多折何爲乃
扑教而去自是方苞體之物莫敢有暴殄者其始焉以重典
立威終之以惠愛及物類如此至元戊寅葬公於大名縣臺
頭里之新阡從卜食也夫人田氏白氏附焉三子長曰愛魯
龔公世爵至元四年遷金齒等國安撫使尋陞授雲南道宣
慰使兼都元帥今進拜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行雲南等路中
書省次羅合終大名路行軍萬戶次小鈐部代兄民職孫三
人長教化孝友英發樂問學有蘊藉至臨政精覈矯矯有祖

風今階正議大夫佩金虎符充大名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
 新附軍萬戶曰帖木兒敦武校尉固鎮鐵官提舉曰萬奴造
 中朝侍從官嘗聞活千人者後乃有封公沙州之請何啻干
 人哉今子孫繩繩承世爵而繼祿次豈非陰積致然耶既襄
 事之三年嗣侯教化百拜以墓碑來請曰我祖捐館以來將
 二紀於茲曾是表峙神道無顯刻以昭裔昧朝夕惴惴有不
 遑息者幸憲使惠顧以畢厥志庶圖報適追之心有以昭告
 存歿大獲慰焉憚謝不敏禱愈懇以教孝求忠之義固不得
 辭焉謹按所具善狀敘而銘之其辭曰乾龍奮飛天北方潛
 蛟乘時亦雲驤李公材武邦之良拔身嚮明佐興王西傾崑
 崙掃河湟有來羣后何讓讓公從鈐校參戎行卒能建功出
 非常天威西收陣堂堂凱歌歸來百戰場龍泉精英百鍊剛
 試之剴繁尤允當行臺駐燕總皇綱上計委積如陵岡劍伏
 雄毅歸贊襄於惟致君變時康我聽我理多抹匡一日聞望
 馳四方醜功便老國有章付之方岳又汝長魏昔建國千里
 疆德星出昂光煌煌憬彼羣屬勢軒昂正名定分我所遑拊
 摩瘡罷抑豪強百廢具舉用乃張若傳有亭積有倉里不杼
 警孰竊攘大賁禮殿開兩庠春風絃歌齊魯鄉漬民於淵吾
 憫傷躬督萬夫舉隄防濁流不揚耕且桑功餘保障歲屢穰
 始焉立威肅秋霜終以惠鮮熙春陽民祝公壽福此邦曾不
 少留我涕滂公雖遠往有不亡陰積陽報理乃彰子孫嗣封
 奕葉昌高牙大纛宜影揚河流洋洋沙麓蒼是為元臣衣冠
 藏惟德在民久愈光
 嗚呼此碑古甘棠

元中千戶劉濟墓在縣境

虞集撰墓碑泰定丙寅三月甲子福州總管劉侯因其子浙江行省

鎮撫輿之上事京師也使呂其間來告曰元亨祖父之緒屬當戎行遭時承平四方無大征戰不得備效用然至將旨歷至西南諸邊幸不辱命粵自荒服俾守茲郡粗息肩於奔走呂洒濯其瘴癘始克自思曰先君之葬三十年矣而神道之碑未立蓋未遑也其敢曰將有待也誠懼先世之德久鬱而弗彰將無辭於子孫後世請篆其事於石庶不朽焉敢再屏使子輿請集禮辭不獲已則退而思曰昔在皇慶二年湖廣行省驟告於朝曰交趾遣三將帥兵二萬七千寇邊請出師討之朝廷重用兵而又不取忽其事議遣使即閱其實而究其便宜廷中未有稱其選者元亨自折省呂軍事人見廷臣曰此其人矣即日呂聞乃授之弓矢馳驛至廣西兩江先使兩帥府出文書慰安邊人而申飭州縣毋敢曰使者為名擅有征發乃親至大臨少臨昆侖諸關來賓柳邕諸郡凡所言見殘於交兵處緣高絕深觸熱茹毒犯虎豹踐蛇虺無不至焉當是時非止出蠻獠不意而吾大小道吏亦悚愕踰絕望外矣於是得其情實即負固者傳譯申諭之既俯首聽命乃手自為書反覆數百言喻交人曰逆順禍福且示呂審實致討不輕用兵之意交人東書辭謝有加賄焉元亨斥其賄切責使者曰其情之所匿未幾交人奉表請罪使還南郡不施一鏃遂曰無事又上其事宜皆險阨之要控守之宜任擇邊吏之說由是天子知其名廷議言材可用者常在元亨矣雲南在要荒萬里外皇帝嘗親征而理之諸蠻犬牙相錯負恃

而強忍禦燹尤甚數叛曰煩官兵議者請據其腹心而制之
乃卽烏蒙立一宣撫開屯田而蠻知顧忌矣前後二三十年
易置官府至於再三凡爲費鉅萬萬吏士或亡或勦物故者
幾數千百人終莫能定曰爲朝廷憂延祐五年冬更擇行省
官領其事而佩元亨曰虎符銀章專制屯府之事果能明賞
罰別利害據衝要立營壘部伍相乘首尾應合近而不雜遠
而有制繕生養曰固其志嚴譏訶曰絕其奸盡其水土之利
公有餘而足曰用眾私均贍而不敢自私又通其醫藥市易
禱祠遊觀之用幾不異於中州未及三年而隱然不可動之
勢成矣其報政也竊美其事而問焉則曰昔者先祖命我先
人曰予曰生長兵間不獲事學間世且平定子孫其無廢學
乎是曰先君之教我嚴甚今日之事粗識義理通古今幸不
致曠敗者蓋有自也時聞而異之已欲聞其父祖時事曰觀
其爲人而未暇也今屬書於集其可曰不敏辭乃按其事狀
而書之曰侯諱濟字濟川姓劉氏世爲大名人在金時常顯
宦而事軼不傳所可曰名知者義軍千戶暉而已義軍生權
府公於兵間沈鷲善騎射金亡挺身歸朝從速不臺太赤阿
朮魯三大人於軍歲丁酉領其郡兵八百號千戶從其師攻
宋隋州破一寨獲將一人歲辛丑破二寨獲將四人歲壬寅
馳解宋圍於葉追敗其餘眾獲將一人殺將二人自是往來
江淮間歲丙子敗宋舟師於泗之五河口歲戊申守招信龜
山之險治戰具大敗宋舟師殺其將大小八人歲甲寅曰功
將入見皇帝於六盤山授管軍千戶中統二年始授璽書鑄
印佩之從破光州至元四年從守潁州從軍三十餘年大小

數十戰年六十二矣而侯年亦已二十八日通書數計策善戰聞於軍中請任之襲其軍事方是時行省益善其父子二人不肯偏舍故兩用之曰侯鎮其父兵益曰懷孟彰德之卒五百會攻襄陽而潁州萬戶方赴息州聚議即曰其父權萬戶府事留鎮潁州未將夏貴知潁帥已出乘虛攻其北門權府設伏敗之遂完城曰待侯於是時從江上諸軍攻取城邑無虛日矣至元十二年伯顏忠武王管兵守無為規取淮西侯分地守城北宋師水陸並至攻北門侯先犯矢石獲其將二人北門既捷宋師遂潰論功侯為最又曰其軍敗鎮巢叛將而獲宋將一人明年仍戍巢決水圍之盪舟踰濠蹴宋兵入水死奪其輜重遂降鎮巢十三年權府謝事而侯始曰修武校尉為千戶十四年擒獲焦湖偽鈔者歸之有司讓其賞弗受從攻安慶府野人原馬齒山龍山隘天堂寨等或諭降或進討殺獲甚眾遂盡得司空山黃山寨水口衝之險案功狀既上還軍過廬州其帥留曰自助適黃州叛曰侯并領安慶軍夜赴之未至三十里叛者聞侯先聲遂降十六年曰功加武略將軍佩金符十八年移戍海上所過無所犯民甚安之是歲其父卒請服喪如禮行省執軍法不許二十年選鎮饒州饒大郡鄰壤多岩險新附自侯至無敢竊發者明年建甯賊起旁郡苦於過軍獨饒曰侯故不擾二十二年盜起其屬縣監郡幾陷賊手侯破賊出之二十三年移戍他郡饒民爭詣行省乞留之二十四年侯曰二千人與十將之士屯田芍陂收穀二十餘萬築隄三百二十里建水門水閘二十餘所曰備蓄泄鑿大渠自南塘抵正陽凡四十餘里曰通轉輸

二十八人加授中干戶六月卒屯所曰某月葬年五十二侯
 娶同郡李氏生三子元亨其長也今亞中大夫福州路總管
 次元英次元真十女其壻曰傅鑑陳忠魯讓張晦皆士族也
 陶某張某武某晏某姓某姓某孫幾人與其長也襲世職今
 超拜奉直大夫江浙行中書省都鎮撫治軍有善政聲聞略
 如其父云其墓在某縣之留犢鄉長卿村或曰長卿者唐隋
 州刺史也因曰長卿字其鄉劉氏蓋其子孫然無可考證者
 國家既一海內自將帥諸校功簿在樞府職事傳子孫承平
 既久世其祿者往往無曰自見於當世況其安逸而罷軟不
 勝者乎是故功多之迹富貴之所因起邈然無聞者蓋多矣
 今劉氏專對授政卓卓有可紀述而其言必曰祖父祖父是
 其祖父之遺子孫者功多職事云乎哉故可銘銘曰於皇世
 祖撫運曰興惟其智能大小畢升虎賁鷹揚大帥十百列校
 眾正咸傑俱特伐簡為青武功是書人且弗勝細固遺餘偉
 哉劉氏曰德為勇世領千夫曷究於用雖未究用其嗣則深
 建材發能後克有任煌煌治朝四極無際去兵垂橐川淨雲
 委芽蘗弗齊孰芟孰治使將恩言頓首自歸大廷之問濟濟
 多士授言遠外必爾孫子邦君之榮上及重親贊書啟封既
 聞既陳桓桓武績濯濯文藝表其盛者曰詔來裔 金元好
 問紫微劉丈山水為濟川賦詩畫家李范真勅敵方外只今
 誰第一自非劉宗祭酒阜昌孫未信仙翁輕落筆長洲遠浦
 客清冷萬頃風煙一草亭千章古木散巖谷鶴髮松姿餘典
 型紙尾不須題姓字
 人人知是老人星

謹案府志有劉總管墓在郡城北二十五里云時代無考
疑卽此墓蓋劉濟之子元亨曾官福州路總管也

元中議大夫總管劉珪墓在府城內普照寺前乾隆四十年
居民掘土得石出之碑銘張希顏撰珪由大理署丞歷中議
德安等軍民總管妻廣平竇氏至大二載八月二十二日合
葬於大名縣賢相鄉油盆里今附治北郭外村名油粉疇卽

古油盆之訛也

府志

明吏部考功司郎中申燧墓在府城西三十里牛家疇

縣志

明少保成基命墓在南關靖家橋

府志 錢謙益撰少保文穆成公神道碑嗚呼以天

為無意於人國乎雖其陽九百六方蹶降割之際光岳之氣
未嘗不合也山川之雲未嘗不出扶危定傾之才未嘗絕迹
於世謀王斷國之人未嘗不接踵於朝以天為有意於人國
乎界之以賢才而斬之以枋用使之臣不遇其君君不遇其
臣卽臣與君兩相遇矣而又不得久於是乎奸邪小人盤互
於內敵國外患交攻於外而淪胥板蕩忽焉不可救藥蓋吾

觀宋事至靖康諸賢之進退輒為填胸撫膺且憤且悸今老
 病垂死而書文穆公墓隧之碑乃在其即世十年之後此所
 以忍淚執筆歎窮而繼之以泣也公姓成氏諱基命字靖之
 避廟諱請以字行大名人也少為諸生長身玉立與高陽孫
 文正公齊名萬歷丁未舉進士選庶吉士繼高陽列詞館砥
 行積學並著公望迴翔詹翰歷官吏部左侍郎崇禎元年枚
 卜閣臣廷推居首未果用踰年遵永陷沒畿輔震驚上用廷
 議十一月七日即家起高陽公以樞輔駐通州控禦神京次
 日趨召公陞禮部尚書入閣辦事越五日高陽入朝召見平
 臺公颺言於上曰願陛下以戰守事宜一切委承宗俾得盡
 其力必能辦敵仰副聖意上為之首肯當是時烽火連接警
 報錯至舉朝震駭不知所為公言出而聖意定廟算一人有
 固志上始悔用公晚也高陽既出鎮公在政地無一日不以
 關門為慮凡所條上復奏綜覈舉行於兵部則謂四方招兵
 抵圻輒烏集獸散當止七萃乘城之士宵旦不得下當更番
 宣雲勁卒入衛當額招備所當敵於戶部則謂調集費繁額
 賦當急行糧當覈新餉當增陳糧當運明年領兌續運之法
 當行於工部則謂收發辨造當稽內造外造當促期戰車當
 補料價當先期以應又謂六垣駐銷不講六曹奏報省試不
 間錯立挨談緣飾故事一一條次當興幾何當革幾何心計
 目營手批口答爬搔拮据冒勞銜怨皆以內庀軍國外應疆
 圍為張皇修攘之計而其最大者則處置關帥一事蓋是時
 馬帥世龍出自固圍受命總理方扼腕奮臂期却敵自效中
 樞惡其充傲不善己也使其私人監伺之又嗾他帥譁而訟

之公爲國家所倚賴者關門也關門所倚賴者高陽也今以私憾齟齬世龍掣高陽之手足而責其展布關門之事去矣獨不爲國家慮乎於是力排羣喙取旨申飭命世龍一意進取不得輕議更置又請遣科臣往薊飭厲羣帥不得擁兵觀望違總理節制世龍益感奮誓死總五大帥從高陽下灤遷次第復遵永四日而四城皆下皆公在政地周慮危疆主張國論居中調護之力也公感上知遇班在一人之下插齒拊頰無所鯁避及居首慷慨擔荷益自發揮常痛哭爲上言敵警爲百年來未有幸其暫退因循苟安尙控弦復起仍前搶攘天下事甯堪再誤上感動命掇勅申諭公一夕草四論漏下三鼓猶在直上從午門望內閣燈火熒熒然屏營歎息不能成寢也灤永師期來告天大雨歸步中庭竟夕不寢家人環視不敢問質明晨捷書至乃大喜語其故公雖在禁近心環竹山灤水間蓋大臣心事如此公以辦敵無能敵退迄能疏三上溫旨慰留敘功加太子太保廢一子中書舍人上深念官常國紀敝窳日甚不大斷割無以振積玩公謂治道去太甚求治戒太銳天威震疊鑄責切至引理據法多所寬解上時曲意報可一二僉王營進者爭爲操切逢迎上意流言布聞謂公委卸市德上意雖專注不能無動而即署之宵人緹騎之惡子乘間抵隙交章詆公公自是奉身退矣旣去高陽在關門益孤分兵易將曲肆撓沮比三年以凌河之役去高陽高陽去關門之事不可爲矣自是厥後國勢益蹙上心益困登拜如踐更罷免如傳置蝸蟻沸羹無復典要譬之駕萬斛之舟衝風逆浪檣傾楫摧長年三老袖手屏去而開船

振腕之人叫號喧逐促數更易其不致於覆溺者鮮矣然則國家之不蚤用公也公之用未久而去去未久而亡也天而有意於人國也夫甯若是葉落而知秋壺冰而戒寒公之進退關係於國家綦重而世未有蚤知之也天啓間公與余並官左坊逆闖魏忠賢用事宵小附之引繩批根將與大獄兩人私語咋指歎詫無何余先罷去公以少詹事南翰口口賀畢亦罷已偕起田間朝罷過從相與屈指四郊多壘君父旰食網密事叢何若而可畫灰借籌每坐談輒移日旣而曰昔人有言政將及子交相勗也閣訟之興也余旣被放公亦胥後命余歸一年所公與高陽相繼柄用未竟而皆去當余之被放而公亦左次也朝右之倚公者有以抱蔓爲憂及公之登用功見而言立也朝左之惜予者或以得與爲喜公旣不久中書余遂長錮黨籍於是海內正人君子扼腕世道者碩果之望滋窮井渫之心彌惻矣馴至於今國家之陵谷變遷宵小之骨肉腐朽世有讀公豐碑考公遺迹追數其邪許推挽嬋媛响沫之情事截截之口能無重恨於謠言夢夢之天抑或纏悲於殄瘁清濁同流玉石俱燼世運而往矣天不可問矣斯余所謂忍淚執筆歎窮而繼之以泣者也公乞歸凡六年以乙亥八月卒於家櫛沐草遺疏正襟危坐而逝上震悼恩卹特隆仍予贈諡以丙子十二月十五日大葬於郡城南關之阡葬後數年余與公之子翰林庶吉士克鞏相見於長安絮語舊事相對啜泣以麗牲之碑爲請余謹撰次公秉政當國二百七十日間訐謾碩畫關於危急存亡之大計者書隧道徵信國史其他詞林閱歷之次綸扉奏對之詳與

夫砥行載德劬躬善後之本未已見於高陽之誌傳故不具
書銘曰幽都祝栗戴斗崆峒光岳氣合篤生後雄騰踔藝林
游歷史館玉琢金相漆書銀管握文椽筆橫經細旃淵停山
峙風節凜然方器帝博未省天醉駕鷲雙飛威鳳隻逝公曰
吁哉主憂臣辱誓捐身圖以謀國蹙馬飲灤河火達甘泉艱
危受命促數登延公入颺言聖明天保請以戎索付彼元老
神京畫地崇關堵牆如繳周廬如閉扈堂蒐討軍實擁護節
鎮身直密勿心履行陣露布宵馳日口晝闕帝曰念哉頭須
汝白蹇蹇勞臣中外均鎖關門烽燧閣門燈火外憂暫弭內
間遞作雄鳴雉和骨銷金鑠公笑移疾角巾襍被敵入我入
敵退我退比及大歸憂國耿耿管戒用豎沈遺城郢輟哭有
數班劍加崇煌煌錫命賁此幽宮展也公墳堂斧巖嶮松楸
鬱芊羊馬行列有美象賢接武奎璧斷石徵文大
書深刻雲車霓旌來游來觀覩茲貞珉嘻其永歎

明僉都御史郭思極墓在縣西四十里棗林村

明副都御史鄭國仕墓在舊魏縣東二十五里

明兵部右侍郎李景元墓在府東八里舊城南門口以上俱府志

明刑部尚書李養正墓在舊魏縣東三十五里有大學士成

基命誌銘